



史 说宋词

史仲文 著

用四个字表现宋词，就是美奐美轮。

宋词中既有柔美、和美，也有优美、壮美；

既有寒士之美，也有富贵之美；

有情之美、欲之美、风之美、颂之美；

既有淡雅高洁之美，也有浓艳风俗之美……

史

说宋词

史仲文——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说宋词 / 史仲文著. —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068-7127-3

I. ①史… II. ①史… III. ①宋词—词曲史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71505号

史说宋词

史仲文 著

图书策划 武 斌

责任编辑 成晓春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封面设计 东方美迪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97号(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总编) (010) 52257140(发行部)

电子邮箱 eo@chinab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睿和名扬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 1000毫米 1/16

字 数 480千字

印 张 27.5

版 次 2019年4月第1版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7127-3

定 价 6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平民阅读 创见迭出

——评史仲文先生《史说宋词》

张平仁

写宋代词史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已经有多种文学史和词史横亘眼前，要写，就要有超越和创新。在宋词（包括整个中国文学）已被研究得基本熟透了的今天，有哪怕一小点的超越和创新都不大容易。不过史仲文先生的《史说宋词》做到了，而且超越和创新还不少。

最主要的是写史的观念有创新。已有的文学史和词史基本属于“学院派”，作者是专门研究文学史和词史的学者，内容严谨，编排、行文严肃，多少有点道学家正襟危坐的感觉。作为高等院校的教材或纯学术著作，这当然是好的，也是必须的，但对宋词有兴趣的普通读者来说，就有些不够活泼、亲切。史先生也是研究古典文学的学者，却又不止于此，他涉猎甚广，属于那种按现在的专业领域不太好“归类”的学者，尤其密切关注着大众的文化阅读，于是有了不同于“学院派”的另一种写史方式：活泼而不板正，亲切而不严肃。这里不妨归为“平民派”写作。

说“平民派”并不意味着水平低，事实上，书中提供的专业知识并不比已有的词史少，不管是作家作品资料，还是词论、音律，都很专业。特别是关于宋词的分期，是写词史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对作者词学水平的检验。本书列举并分析了以往诸种看法，提出了自己的六段分期法，并以诗化的语言命名为序曲、高潮、过渡、快板、慢板、尾声。这期间综合考虑了政治、经济、思潮、文学、音律、时代等诸多因素，充分体现了作者写史应有的才力和胆识。从对宋代词风的评析也可看出这一点。

只有在透彻领悟具体作品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对史的认识。“学院派”

词史不必详细解读作品，而作为一部面向大众的词史，引导读者理解作品，是首先要做的事情。作者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对引用的大部分作品作了详细解读，而且不是泛泛而谈、蜻蜓点水，是真正深入到作品内部，揭示其精深微妙处。如解读晏殊《清平乐》（金风细细）：“这词也说不出特别的意境，然而，美。她的美，是一种欲说还休的，轻轻的，柔柔的，如薄絮轻纱般的美，甚至带些梦幻色彩。然而，真的不是梦，就在这寻寻常常的景色中包含了恰恰的美丽，舒缓与轻愁。”接下来细悟每个意象：“他写金风——秋风，偏要写‘细细’，细细秋风不冷人；他写秋下的梧桐，偏要写‘叶叶’，飘飘落叶如飞絮；他写绿酒，偏要写‘初尝’，初尝则无伤大雅；他写醉酒，偏要用一个‘易’字，易醉的意思，醉翁之意不在酒，虽然只是微熏，那心却真的醉了；……凡此种种，都是轻轻的，细细的，柔柔的，淡淡的，乃至似有似无，欲有还无的，没有半点沉重，也没有半点慌忙。然而，就这样一味轻柔下去，却又腻了，所以他在词的上半阙，特特加上一个‘浓’字，‘一枕小窗浓睡’，这个‘浓’字用得端的是好，恰有似‘万绿丛中一点红’。”最后总结全诗笔意：“但在我看来，或许连‘愁’及‘怨’也没有的，为什么面对如此美景非要生愁生怨呢？真的愁思已深，还有心情用这细密入微的笔触去写这同样细密入微的秋景吗？若说全然无‘怨’，情同大喜，倒也不是，若说幽怨极深，怨而生恨，则更其不是；有‘愁’也是一缕闲愁，有‘怨’也是无端之怨。”词固然写得“细密入微”，这番解读也确是“细密入微”的。书中大量的解读都是如此，带领我们真正深入到了作品内部，贴近了作者的心扉，为理清史的线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些解读中，作者显然充分领悟吸收了传统词评词论（更广泛地说是文评文论）的特点，即重直观感悟而轻理性分析，这是符合古代诗词特质的作法。当代学人受西方理性批评方式的影响，解读古典诗词时往往着力于理性逻辑分析，多忽视直观感悟环节，使作品的真质损耗不少。事实上，解读古典诗词的步骤应是先悟后思，这样才能深入体悟到作品中无法用语言表达、无法用理性分析的精微之处。这样做同时也使得文笔很美，可谓解读与作品共美，感悟与分析齐驱，达到了作者在序言中提出的写成美文的目标。史容易写成“瘦金体”，而这部书不但骨骼、经络分明，亦且血

肉丰满。与语言美相伴的还有语言的活泼跳荡，时有口语化的词语喷薄而出，让我们感觉到作者不是居高临下地讲述，而是站在我们面前娓娓道来，一同分享两宋词的精妙。

写史总要评价概括，这部词史就很善于评价概括，常把繁杂的特征、现象概括成凝练的几个字、几个方面。如宋词的风格特征，历来论述已多，本书则把宋词的美概括为四个方面：内容生活化、表达抒情化、风格高雅化、情致女性化。把柳永的风貌特质概括为八子：弃子、才子、游子、浪子、俗子、学子、赤子、多情种子。把周邦彦时代词的特色概括为三个方面：词的内化、词的范化、词的细化。类似的评价概括不是偶一为之，而是一种体式，几乎对每个时代、每个作家、每一种现象都有精练的概括。这是功力，也是态度，只有将自身真正投入作品和历史中，概括才会如此精彩。自然，这也是符合大众而非小众的阅读需求的。

作家间的生活经历、气质情趣，作品间的思想内容、艺术风格，有的差异较大，容易区分，有的则属同一类型而差别不大，这对普通读者来说就不易把握。本书大量采用比较之法，将大同下的小异细致展示了出来。如晏几道与其父晏殊的比较就令人感到在乱麻中找到了线头。即便是极豪放与极婉约的词人之间，也有相通之处，拿来比较，既能看出差异，又能找到某种共性，而这些共性往往是史话容易忽略的。如将辛弃疾词与周邦彦词比较：“周词如艺术殿堂，辛词则是苍茫大地。”周词的品性是精、雅、和、美，辛词的特点是博、大、豪、刚，但又能做到博而能深，大而能细，豪而能俊，刚而能媚。东坡属于天才，天才无可羁约，稼轩属于全才，全才无所不能。看辛弃疾词，如同走在山水佳区，但见一个风景接着一个风景，一个惊喜接着一个惊喜。辛词的深、细、俊、媚实与周词的精、雅、和、美有相通之处。风格特点须通过比较方能看得清楚，但把比较做得如此细致深入，又能通过比喻形象地表达出来，并不容易。另外，评析李清照词时的比较更有创新之处。作者围绕李清照的《词论》，采用排除法，将《词论》中评判的词人风格与之比较，既见出了李清照词的特点，又附带介绍了《词论》的主要观点，收一箭双雕之功。

作家作品的选取是写词史面临的基本问题，是衡量作者识力的重要方面。不管是文学史还是作品选，摆脱传统、依照自己的标准选取作家作品，

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一点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前言有精彩分析。《史说宋词》除传统词史必选的诸大作家外，还选了不少小作家作为拱月之星。这些小作家虽不引领潮流，却也各有特色，与大作家一起支撑起了一个时代的词风。有了他们，词史才是丰满完整的。特别是作者不以人品定词品，虽热情褒扬救国词人，但也不否认一些亡国词人词作的价值，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对“小作品”作者也不一味排斥而时有征引，如邓肃的七律《偶成二首》在宋诗中不算出色，但具有宋诗的一般特点，也就引了。名家名作尽可以在各种文学史和作品选上找到，而小家小作则须亲自阅读原始材料方能得知，从这可看出《史说宋词》不是如时下不少文学史那样据已有文学史拼凑而成，而是下了真功夫，是在亲自占有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写成的。

作为一部词史，借鉴吸收已有观点和材料是必不可免的，关键是如何对待它们。本书持论公允，充分肯定已有观点和成果的价值，同时提出自己的看法，迥异于某些通过否定前人来自标榜自我的作法。这是学品，更是人品。书中对于前人的精辟之论，常直接引用，并不像一些写史者将其改头换面，充作自己的东西。如对柳永词地位的评价，作者引述了薛瑞生先生《乐章集校注》中的话，加一句“这评价，深得我心”即止，并不装模作样把别人的观点用自己的话说一遍，好像是自己的发现。这其实也反映了作者的自信：我在别处自有创见，用不着在此炫耀水平。

作者在此前已有《中国艺术史导读》《六大名著的现代阅读》《史说唐诗》等古典文学、艺术方面的研究著作，故这部词史视野宽广，论词而不止于词，说宋也不止于宋，自有大气熔铸其间。另外，充分注意词与音乐的关系，作家介绍的人性化、立体化等等，都是这部书的长处。

总之，这是一部作者真正用心感悟、用心创作的词史，读了便有收获。

— 序 —

写这书时，因为种种缘故，我已经有将近四年没有写书了。动笔之前，我有点嘀咕：自己还有昔日那样的体力、精力与能力吗？

此前，我曾写过二十多本书，大约平均每天可以写一万字以上，对此，我内心颇为自得。别人呢？也有赞许的，也有怀疑的，也有根本就反对的。但看这几年的情势，所谓“十年磨一剑”云云，又有些甚嚣尘上，甚至带了点时髦的色调。但我想，这与我无关。你时髦，我每天能写一万字，我自得；你不时髦，我天天能写一万字，也自得。“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时髦与否，管它作甚。

但写本书时，我担心自己或许没有这体力与能力了。所以动笔前，我计划每天写 8000 字，不成，就写 5000 字，再不成，不写了。但写到第三天，兴头来了，“依然故我”，从 2000 年 12 月 23 日动笔，写到 2005 年 1 月 23 日，完稿，一共写了约 40 万字。

书写完了，要放一放的。又要写一个序。序什么呢？朋友建议，写点这书的特色。为自己的书写特色，难免不客观，容易变成老王卖瓜。所以这里也不讲特色，只说说我的几个心愿。

第一个心愿，写史重在写人。一些现代书籍，写史也好，写论也好，写随笔也好，写着写着，把人写呆了，写傻了，甚至写没了，这其实很失败。

无人何以有文，无人何以有史，无人何以有论？我写词史，词人是一个重点。我希望我笔下的词人，个个都是鲜活的；我希望能和他们对话，也希望我的亲爱的读者读这本书时，能看到一个个历史人物活神活现地出现在你们面前。

第二个心愿，写人还要写史。写史就是写过程，历史也是活的，写死了，写成五马分尸，乃是写作者的悲哀。

历史既是个过程，就该有头有尾，有节有序，且有声有色。我希望能将宋词的发展过程勾勒出来，清楚、生动、有个性。我的看法是：宋词发展，要在“五变”。这五变，即柳永的词体之变；苏东坡的词格之变；周邦彦的词艺之变；辛弃疾的词事之变以及姜夔的词技之变。通而言之，则是词风之变。

第三个心愿，写人写史还要写“美”。词本美文，写得丑时便是对她的亵渎。俗语谓好花还需好叶。今人写史如同给好花作叶，又好似为美人治妆。我认定一个写书的人，最好能写出“经典”来，但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其次，能写出有争议的作品来。争议代表注意力，能吸引人眼球，这其实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有人认为炒作也可以弄成争议，错了，那是假争议，不唯没有深度，而且没有力度，属于纸老虎一类。

再次，就是把文字写漂亮，让人看着舒服，好玩。或者说，最好有美感；没美感，好玩也行；不好玩，好看也行。连好看都做不到的，什么玩意儿？赶快扔了。

我这三愿，不知道做到没有。倘没有，请千万勿购，一时购错了时，也请扬手一弃为快。

史仲文

2005年3月30日下午记于

北方工业大学寓所

第一章 百代青宋，独擅者风流

唐诗是伟大的，宋词是独特的。唐诗的伟大表现在不可企及，贤者所谓，唐人把诗都作完了。自唐之后，在古体诗这个层次讲，可以说已经无诗。宋词是独特的，它固然不及唐诗伟大，却另有一种风韵与魅力。

第一节	宋词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2
第二节	宋词的艺术品性与特色	5
第三节	宋词的社会成长土壤与环境	15
第四节	宋词的文学生长环境与构因	24
第五节	宋词的分期	33
第六节	关于宋代词风	44

第二章 宋词的立业期

科考进入正轨，知识分子尤其出身贫寒的知识分子开始有了新的超越前人的政治与社会希望。文化事业由准备到实施，开始了一个又一个的大工程。《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等超大型书籍，有的已经完成，有的正在编辑。

第一节	晏词之前的几位先行者	60
第二节	晏殊及范仲淹	64
第三节	宋祁、聂冠卿、李冠等前期词人	86
第四节	歌旅词人柳永	94
第五节	张先与欧阳修	114

第三章 宋词的昌盛期

昔日晏、欧时代的歌舞升平是看不到了，就是王安石变法那样的大举措业已灰飞烟灭。国家的复兴已然没有多大希望，恢复旧河山也差不多成了一种幻想，就是词人的地位与生存状况也是江河日下。

第一节	天才词人苏轼	130
第二节	黄庭坚与秦观	151
第三节	苏派及其他相关词人	168
第四节	晏几道与贺铸	180
第五节	大晟领袖周邦彦	197
第六节	万俟咏、晁端礼、田为、徐伸等 大晟词人	214

第四章 宋词的过渡期

国家乱，词坛也乱，但这是另一种乱。这种乱的集中表现，就是流派纷呈，各有所好。

第一节	继续婉约词风的词人	223
第二节	再兴隐逸之风的词人	228
第三节	俳谐体词及其词人	235
第四节	李清照及其他女词人	242
第五节	早期豪放词人：从叶梦得、陈与义到 张元幹	259
第六节	救国词人与亡国词人	267

第五章 宋词的狂放期

从政治这个层次看，它属于时势既不能造英雄，英雄也不能造时势。此无它，因为这个时期的最高统治者——宋高宗赵构和他的心腹小圈子，全是一些没有志气，没有良心，没有责任，没有气节，没有理想，心里眼里更没有百姓的一伙小人。

第一节	张孝祥、陆游及相关词人	280
第二节	全才词人辛弃疾	296
第三节	辛派词人：陈亮与刘过	313

第六章 宋词的精进期

这个时期大体始于13世纪初叶，到13世纪60年代为止。但姜夔、高观国、戴复古等都早于其上限。这也是宋词分期不同于唐诗的一个特点。唐诗的分期，界线分明，初、盛、中、晚四个时期的重要人物少有交叉。宋词则不然，它总是在上下交替中完成分期。如欧阳修与苏东坡在时间上部分重叠，周邦彦与李清照在时间上的部分重叠，以及这一时段内辛弃疾与姜夔的部分重叠。

第一节	名士词人姜夔	327
第二节	吴文英与史达祖	343
第三节	辛、姜二派及其他词人	359

第七章 宋词的收束期

宋代八大词人、南宋六大词人中，属于本期的就有四位，他们差不多都属于江湖游历之士，或者出身贵族的名士。他们大多没有做过官，也不希求做官，实在官府也看不上他们，他们也看不上官府。

第一节	文天祥、刘辰翁与蒋捷	375
第二节	王沂孙与陈允平	386
第三节	周密与张炎	401

第八章 回顾与展望

第一章

百代青宋，

独擅者风流

——宋词概说

唐诗是伟大的，宋词是独特的。唐诗的伟大表现在不可企及，贤者所谓，唐人把诗都作完了。自唐之后，在古体诗这个层次讲，可以说已经无诗。宋词是独特的，它固然不及唐诗伟大，却另有一种风韵与魅力。自古唐诗宋词并称，只说唐诗好似有头没有尾，只说宋词又好似有尾没有头。虽然在唐诗之前也有杰出的诗人、诗作者，在宋词之后，更有新的文学形式的崛起，但唐诗宋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却是无可替代的。

本章概说词史，议论8方面的问题。

第一节 宋词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一代有一代之音，一代有一代之学。至少自先秦以降，莫不如是。前贤所谓：

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宋词的文学品性之高，根据在此。

为着证明这一点，可以进行横向与纵向两个方面的比较。

宋诗的地位其实也不算低。过去相当一段时间，有贬低宋诗的倾向，认为唐诗妙在形象思维，因而意味无穷；宋词多在说理方面发展，而中国诗不擅长说理，不擅长说理硬去说理，结果不免味同嚼蜡。

其实宋诗并非味同嚼蜡。就是有几首味道不那么好的诗，也不能代表整个宋诗的形象。其实不仅宋诗，就是唐诗，缺乏诗味的也不少。如果以为唐诗篇篇皆如《春江花月夜》，字字皆似杜工部、李商隐，也不能够。何况说，就是杜工部、李商隐的诗也并非篇篇皆为杰作。

但宋诗的历史地位确实不如宋词。有人以为宋诗高于宋词，理由是宋

诗的描写对象宽厚，对重大社会问题有更多关注，思想也更深刻，而宋词的题材较窄，所表现的多为情感方面，所谓闺房乐坊，悲欢离合。这其实也不正确。认定一个时代艺术作品的历史价值与地位，并不全在于社会意义一个层面。商、周的艺术品以青铜器最有影响，魏晋的艺术品以书法最有成就，你能说，在那样的时代唯有青铜器与书法才最富于社会意义吗？

宋词的地位高于宋诗，最重要的原因，是宋诗的地位可取代，而宋词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设使没有宋诗，中国的古代诗歌一样伟大，宋诗没了，毕竟有唐诗在；而没有宋词，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成就即会大打折扣，因为宋词的价值在于它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纵向比较，可以散文、诗歌、戏剧、小说四家为例。

唐、宋比较，在散文方面可说平分秋色。唐有韩、柳，宋有欧、苏，宋有欧、苏，又不止欧、苏，但以创作成就看，正在伯仲之间。

以戏剧论，宋代戏剧也有大的发展，个别剧作，现在还可以上演，但唐人成就亦不可小觑。比如“梨园”这个戏曲典故就出在唐代，而旧的梨园行所信奉的行业神，不是别人，正是唐玄宗这位风流才子皇帝。但从中国文学史或戏曲史的宏观角度去看，无论唐戏还是宋戏都没有达到历史的高峰。

以小说论，唐宋皆有传奇，宋代更有话本小说。但它的源流在唐代。单以传奇而论，二代都有杰作，显然唐代传奇更为警策凸凹，影响尤大。

唯诗歌一项，唐、宋各占胜场——你有你长项，我有我长项。换句话说，真正替宋人长了面子，定了品位的首先是宋词，最独特的是宋词，最有魅力是宋词，最令后人瞩目的还是宋词。

从中国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看，宋代留给后世的最大的文化遗产乃是宋词、岳飞与印刷术。

从中国文化的传承看，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无疑也是宋词。

宋词首先影响的是元曲，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宋词，就没有元曲。虽然说一代有一代之学，一代有一代之音，但它的产生与兴达又有内在逻辑性。唐诗既不是凭空而来，元曲也不是凭空而来。没有唐诗作基础，宋词即成无本之木，没有宋词作前提，元曲也不会登上历史舞台。

不仅元曲，就是明清小说，也不可无宋词。明清小说影响最大的乃是

六大名著，可以说，“六大名著”篇篇不可无诗，亦篇篇不可无词。没有宋词作借鉴，宝钗姑娘写不出那一篇“柳絮词”，罗贯中先生也没有那一篇“西江月”了。六大名著的作者中，曹雪芹、吴敬梓自是诗词圣手，施耐庵、吴承恩、罗贯中也颇具诗词创作与鉴赏能力，《金瓶梅》中仿佛词作少些，所吟所唱多是些“山坡羊”之类，然而也不尽然。《金瓶梅词话》开篇就是一首“眼儿媚”，地地道道的宋词，那词作正是出于宋代词人卓田之手。

当然，六大名著的主要成就不在诗词方面，但我敢说，若没有这些诗词，那几部巨著就会应声减色，甚至会失去中国古典小说特有的味道。不仅小说，我们还可以推断，那几位伟大的小说家，若没有唐诗、宋词作艺术支撑点，他们的艺术才华也将受到某种限制。

宋词的影响，不仅影响到明、清小说，而且对民国时期的新文化运动都有不容小觑的影响。

五四新文化运动，尤其是其中的新文学运动，其矛头直指封建礼教，其文学载体则是白话文。白话文不仅包括小说，包括散文，而且包括一切文学形式。站在今天的立场来看，五四时期的新派作家，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最反对的乃是古代散文——狭义的古文，最深恶痛绝的乃是八股文，不大重视乃至有些轻蔑而不屑一顾的乃是古代戏曲，最为肯定而且欣赏的乃是白话小说如《红楼梦》《儒林外史》《金瓶梅》等；对唐诗宋词则保持相当的肯定与尊重。而他们本身也常常就是诗词高手，足见宋词对他们的影响，不仅仅是潜移默化的，甚至就是自觉自愿的。

时至今日，宋词的影响依然比比皆是。甚至可以说，虽然五四运动已过去了80多年，但五四先人提倡和首创的白话诗反而成了小众文学，而处在他们对面的唐诗、宋词却依然是大众文学。而且随着中华文明的升腾与传播，宋词的影响还将愈深愈广愈强愈大。

可以说，现代中国人在其文化细胞中或多或少都有些宋词的因子。

未来的人类，必将多多少少接受中国文化与文学，宋词必将成为他们文学生命中不可或缺之物。到了那时，缺少宋词就如同缺了维生素一样，虽不致命也头晕。